歷史與空間

黃新波畫筆下的香港

■羅　琅

上世紀三十年代，上海舉行「全國第二回木刻流動展覽會」，魯迅在場內與青年木刻愛好者黃新波、曹白、白龜、陳煙橋談論木刻的意見。黃家田曾多次談到他們這次見面，魯迅認為新興版畫是革命的，木刻可作為繪畫主要的戰鬥武器。翌年魯迅就去世。

一九三七年後，日本侵略中國，許多畫家通過刻印木刻宣傳抗戰。木刻當時對抗戰宣傳的確起過重大作用。黃新波刻過許多作品，發到報刊登載。最近我看到楊國雄編著的《香港身世文學拼圖》乙書，在介紹「香港重光前的工會刊物」欄中，有《酒樓月刊》就刊載黃新波的作品：「大家起來殺盡漢奸賣國賊！」畫上形象高大的國軍，雙手緊握步槍插着鞘刺刀，刀尖挑起漢奸，拿着槍的日本鬼子嚇得屁滾尿流，唯恐他娘少生對腳。

還有《今日中山》上，用木刻作封面，標題叫「仇恨」，作者陸田；另一本封面木刻標題為：「反攻之前」，署名「梁永泰作」。可見當年木刻確是起到戰鬥宣傳作用，不能否認。

據說當年卻有些油畫家，竟認為木刻版畫不是正宗的藝術；尤其是學院派的畫家說它不是正宗的藝術。又說油畫寫抗戰無題材，其實題材大把，而是慣於在象牙之塔的人，自然同形勢脫離關係。事實上當年就有大畫家用油畫寫街頭劇《放下你的鞭子》等，來反對日本鬼子的侵略。

上世紀五十年代前，鄉居孤聞寡見，未看到黃新波的作品，我到香港後，他已北上廣州參加工作，我是通過閱讀報刊才認識其作品。黃新波在香港工作期間，他作木刻版畫，又偷閒畫油畫。數量不多，卻是精品。

新世紀來臨，黃新波女兒黃元要為她父親出版《黃新波油畫》，陳英大姐叫她找我介紹出版，才有機會讀到新版的油畫。

該書第一部分作品由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九年，即戰後至新中國成立，第二部分是一九五〇年之後作品。第三部分是朋友的評論。我喜歡的是第一部分，因為作品離現在已有半個世紀，這些畫曾被批評為：

「有西方形式主義傾向！又有人認為他的油畫過分玩弄形式主義傾向！……」

黃家田說：「這樣批判新波的油畫是不公平的，也是片面的……」

有一幅一九四五年他用蠟筆畫的《英雄篇上的英雄——史迪威路的完成者》，至今還彩色鮮艷。背景藍天白雲，一位西方軍人，一位中方軍人，跪在路的兩邊，手臂捲起金黃色的海（麥）浪，現出一條從南向北的公路，曾在香港《大千畫報》上刊出，一看就知是歌頌當年建築滇緬路的艱苦偉大，但這幅畫，新波被迫作自我批評，也多時不見天日了，是黃元重新拿出來還歷史真相，甚至於評論也不着一字。一九四一年中國簽訂《共同防禦滇緬路協定》，當時美總統致電蔣介石成立中國戰區最高統帥部，由蔣任統帥，史迪威任參謀長，中國還派出十萬兵力遠征軍入緬甸與盟軍共同對日作戰，這幅畫是歷史的見證。但長時期提都不提，好像歷史上未發生過，還認為主題是立場站在國民黨和美帝，為他們反共反人民立傳。幾十年抹殺歷史真實，到現在才還原歷史真正面貌。謊言的紙包不住真火。

版畫家的油畫

「人間畫會」的朋友曾批評黃新波的油畫，新波曾對黃家田表示：油畫家不會創作版畫。我們版畫家和漫畫家卻能夠畫油畫和畫好油畫，我們用油畫來表達人生、社會，而更重要的現實是抗戰。又說：現代畫派既然喜歡存在，我們沒理由視而不見。表示他是有原則的，不受腐蝕，但也不拒絕吸收其中有益原料，採擷某些養料來為自己服務。他用這樣的理念去描寫香港這個都市的各色人物：有妓女、嫖客。妓女是不得已用肉體營生。嫖客無法成家，為了滿足生理需要。他的《都市的人》，用陰沉的海，上有渡海輪。畫面一對男女，女的兩手遮着臉，男的眼神充滿慾火，一是為了錢，一是為了生理需要，這是都市生活中某些人身上「原罪的烙印，但被放逐的恥辱仍在心上。」

作家谷柳寫《蝦球傳》：蝦球在碼頭打荷包，原來被打去一生積蓄的竟是漂洋過海謀生、要回來找妻兒的歸僑，是他的父親。油畫《歸僑》有着類同的遭遇影子。

《獄牆外》：老香港都知道中環八號差館後面堅固的監獄，一位坐滿鐵窗的人，手拿着入獄時換的囚衣，放獄歸還衣服還來不及穿上身，就舉步沿着石級往高處爬，眼望高處，卻有人如石敢當表示上面不是他能去的地方，因山頂住的是達官貴人，腦肥肚脹的客賈，唯有轉身向下。

《晨》：太陽出來了，工廠的煙囪已冒着黑煙，爸正上工，兒子肩着一綑沉重的繩索去做童工，當年香港未禁未成年人做童工，因此貧窮孩子要幫家，沒有讀書的權利。

《三等艙》：未有過海隧道、地鐵，港九往來都要搭小輪，樓上票價貴一倍，三等艙搭客都是收入有限、工作沉重的人，人多腳多，地方狹迫，三等客找得座位，有的累得見周公，不理人聲喧嚷，有人叼起香煙鬆弛神經，也有人心事重重。而四處放置貨物，氣味複雜，如遇橫風狂雨，就沒有頭等艙有窗可避風雨，誰不想坐頭等呢？只是孔方兄不答應，這裡的眾生相比頭等的心情複雜得多……

這些油畫只有二十幅，寫作時間至今已有半個世紀，他記下了香港人的苦惱、困惑，也給人詩的意境，叫人深思。

油畫家的版畫

黃新波先生戰後在香港住了四五年，住的地方有跑馬地毓秀街、九龍鑽石山和花墟，羅孚先生說他那時住在同一條街，距離很近。

這幾年中他與友人創辦了「人間畫會」、「人間書屋」，印了三十幾種書，開過多次畫展，又在「華章報」任記者，他的工作是夠忙的了，創造戰鬥性的版畫，只有八幀，但這八張畫，反映出他對港人信仰的尊重，對殘殺兒童的憤怒，對賣血者的同情，有些兒童不能進學校要出來幫長輩看守生財工具；在碼頭拾東西。窮人排隊等拿冷飯餸汁，香港的道路是靠工人的勞力，顯示工人有力量，路是他們開，大樓是他們蓋。這八幅中有：

《聆》就是「聽」的意思，一位慈祥的母親對女兒囑咐，女兒聚精會神的聽，背景是木屋區，這裡也有教堂，這位母親看得出是虔誠的教徒。畫家應是無神論者，卻尊重別人的信仰自由。

《控訴》是當年新界幾位兒童放風箏，忽然斷線，風箏飄過華界，國民黨軍人為了防東江游擊隊的小鬼，在杯弓蛇影下亂槍射殺了幾位兒童，據說當時新波氣得連三字經都用出來，連夜創製這幅《控訴》。

《賣血》講多次賣血又得不到營養補充，引致虛弱，頭昏腦脹，天旋地轉。背景又是木屋區。現在香港只有捐血，已沒有賣血，這是一幅很震撼的歷史作品。

此外還有《碼頭》、《看守》、《跑馬地之旁》、《修路》……

黃新波是一九四九年離開香港的，當年是記者、出版家，又搞畫展，實在是夠忙的了，所以創作不算多，但卻是難能可貴，今天我們能看到他為香港記錄當年我們先輩的歷史記憶，足引起現人沉思！

■黃新波的版畫作品《賣血》。　網上圖片

■黃新波　網上圖片

豆棚閒話

■戴永夏

冷眼觀「作秀」

■曹操畫像。　網上圖片

只要留心時事，大概不難發現，近幾年來，「作秀」一詞使用得相當頻繁，什麼官員作秀，明星作秀，作家作秀，學者作秀……凡是能「表演」的地方，都不乏作秀者。一些人對此道頗為熱衷，樂此不疲；而「觀眾」卻產生了審「美」疲勞，甚至深惡痛絕。因此筆者也想探究一下，這「作秀」到底是啥貨色？

翻翻詞典，得知「作秀」這個新興詞來自港台，是英文show的中文表達，其意一是表演、演出；二是展覽宣傳活動；三是弄虛作假，裝樣子騙人，含有誇大其詞和作表面文章的意思。我們通常所說的作秀，主要是指後者。用句通俗的話說，就是裝腔作勢，故意賣弄。而擅長此道者，自古就不鮮見。春秋時期的那個東施姑娘，就因作秀出了名。

東施的故事出自《莊子．天運篇》，說是美女西施病了，手扶胸口，皺着眉頭，那樣子比平時更美了。同村的醜女東施見了，也生硬地模仿西施的樣子，皺眉蹙額地招搖過市，卻比平時更醜了……莊子將此事寫進書中，後人又編成「東施效顰」的成語，讓這位清白姑娘貽笑千古，實在有點小題大做。因為愛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身為少女的東施模仿一下美女，既未傷害他人，也沒危害社會，何錯之有？世人如此待她，顯然很不公平。

跟東施相比，一些政治家作秀，那就高明多了。比如素有「奸雄」之稱的三國時著名的政治家、軍事家曹操，就是個慣於作秀的老手。有一次，他發兵宛城，號令三軍：「大小將校，凡過麥田，但有踐踏者，並皆斬首。」軍令如山倒，誰敢違反？於是騎馬的士卒經過麥田時，都下馬以手扶麥，小心經過。可是，偏偏曹操自己的戰馬因受驚踐踏了麥田。他讓執法官給自己定罪，執法官認為不能處罰統帥。他卻堅持認為：自己制定的法令自己卻違反，怎能取信於三軍？即使他做統帥的犯了法，也該受到懲罰。但因自己重任在肩，還不能死。於是他舉劍割掉自己一綹頭髮，擲在地上，傳示三軍：「丞相踏麥，本當斬首號令，今割髮以代。」曹操的這一「割髮代首」的「精彩表演」，十足暴露了他的奸雄本色。因為誰都清楚，一綹頭髮遠沒有一顆腦袋值錢。但他這樣做，一是為了嚴明軍紀，二是為了不損害群眾利益，從動機到效果都是好的，因此也無可厚非。

曹操的作秀儘管高明，但在今天看來，還太「小兒科」。當今一些貪官作秀，那功夫可就深得多了。他們撒謊不臉紅，作惡不愧心，明裡高調唱得山響，暗裡貪腐肆無忌憚，那「秀」作得十分到位。不久前各大媒體曝光的《河南四任落馬交通廳長的「廉政名言」》，就很具代表性。該省四任交通廳長相繼因貪腐「落馬」，「落馬」前都曾發表過極其嚴肅而有特點的「廉政名言」：第一任「落馬」廳長曾以寫血書的方式向河南省委表白：「我以一個黨員的名義向組織保證，我絕不收人家的一分錢，絕不做對不起組織的一件事……」，但他卻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；第二任一上任，便向河南省委表示，一定要吸取前任廳長的沉痛教訓，「讓廉政在全省高速公路上延伸。」不久，他也因受賄、挪用公款罪被判處無期徒刑；第三任剛上任時也表示要吸取前任廳長的教訓，並信誓旦旦地保證：「不義之財分文不取，人情工程一件不幹」。結果不久他也因違紀違法被查處。第四任上任後的「廉政名言」是「常修從政之德，常思富民之策，常懷律己之心。」結果他照舊違紀違法，被紀檢部門調查處理。這些腐敗分子的共同特點是作秀作得「真」，高調唱得響，壞事作得絕。他們作秀，從動機到效果都乏善可陳，因此群眾對此深惡痛絕。

當然，當代貪官作秀，並非一無是處，它也從反面給我們上了一課，讓我們對官員作秀有了更為清醒的認識。那些喜歡作秀的官員，多半是想用「秀」出來的「完美」，掩蓋實際上的醜陋。比如，那標榜自己清正廉潔的，多半身上不太乾淨；那大搞形象工程的，多半在群眾中形象很差；那喜歡賣弄學問、展示才藝的，多半是不學無術、平庸低能之徒……因此，要想看清作秀官員的嘴臉，最好的方法是「反其道而行之」，誠如魯迅所言：「自稱盜賊的無須防，得其反倒是好人；自稱正人君子的必須防，得其反則是盜賊。」

古典瞬間

受煎熬的宋國人

■龔敏迪

春秋戰國時，宋人常常是被嘲弄對象，但宋人似乎並不覺得自己不合時宜，孔夫子經過宋國被拒之門外，但他還是特別強調自己是宋人。宋國是殷商的「亡國之遺」，作為失敗者，固然難免要遭強者的譏諷；同時，出於給商遺民有一個心理安慰的統治需要，周封宋的爵位是「公」，又是周初諸侯中最高的，這又不免要被其他諸侯嫉妒；受到過商王欺負的諸侯國人，又不免舊恨難平；而心有不甘的宋貴族，仍然要堅持和標榜他們的驕傲和逆反。

《列子》中「向氏為盜」的故事，說：宋國的向氏想學齊人國氏的致富之道，國氏利用天時地利「盜天地」的比喻告訴他：「吾善為盜。始吾為盜也，一年而給，二年而足，三年大穰，自此以往，施及州閭。」結果向氏卻真的幹起了偷盜鄰人的事被抓了起來。《列子說符》記載：「宋人有遊於道」，撿到了別人丟失的符契，偷偷數了一下，上面代表錢財多少的刻齒，就以為可以與人合符，而取得那筆連對方是誰都不不知道的錢財，還告訴鄰人說：「吾富可待矣。」宋人留在商丘一帶，由於舊貴族中很多人地位的急劇下降，這些富二代、官二代，既好逸惡勞，又無奈於謀生乏術，所以「守株待兔」、「揠苗助長」之類，並非完全是空穴來風，雖然體力勞動不是破落貴族們熟悉的，但有些奢侈的東西，卻是他們熟悉的，比如「宋人有請為燕王以棘刺之端為母猴」：在棘刺尖上雕刻母猴！還有宋人有「象牙雕刻楮葉者，三年而成」，放在楮葉之中可以亂真，在當時就是無用而令人發笑的技藝。《韓非子外儲說》說：宋國有個善於釀酒的莊氏，「其酒常美，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，其狗齕人，使者不敢往，乃酤佗家之酒，問曰：「何為不酤莊氏之酒？」對曰：「今日莊氏之酒酸。」所以說：「不殺其狗則酒酸。」；「野人獻暴」的故事：說有個宋人「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陋室，綿纊狐貉」的農夫，偶然感覺曬在太陽底下勞作的暖和，就以為「負日之暄，人莫知者」，就想可以「以獻吾君，將有重賞。」這些都是宋人脫離生活實際的反映。

《莊子．列禦寇》說：宋國使者曹商，「為宋王使秦。其往也，得車數乘；王說之，益車百乘。」回到宋國後，他在莊子面前得意洋洋地說：住在窮街陋巷，貧困潦倒，編鞋度日，餓得面黃肌瘦，這真是我難以做到的啊！一下子打動了萬乘之主，受到一百輛名車寶馬的賞賜，這可是我的長處哦！莊子卻很不以為然地說：「秦王有病召醫：破癰潰痤者，得車一乘，舐痔者，得車五乘，所治癒下，得車愈多，子豈治其痔邪？何得車之多也？」打動秦王的，能有什麼好事？

終於，宋襄公抑制不住血液裡泛起的往日驕傲，不顧目夷「小國爭盟，禍也」的勸告，異想天開地要爭做一回盟主。結果反而被楚人押着來攻打宋國了！幸好楚人明白：成功是建立在對方犯錯基礎上的，而放了這個可愛的對手。果然他還是要去攻打鄭國，於是楚國攻宋救鄭來了。子魚一下子抓住了他發昏的癥結，告誡他：「天棄商久矣！」但他哪裡聽得進？於是就發生了那場令人絕望的「泓之戰」。《史記》說：「襄公既敗於泓，而君子或以為多。」宋襄公想以上古決鬥式的對陣，與強大的楚軍決戰，還要「不鼓不成列」；「不擒二毛」！那些君子也太同情他了。

往昔的驕傲與逆反，最後又在宋王偃身上再現了。他不僅自升為王，還把祖先的惡行重新複製了一遍，商紂王「淫於酒」，作酒池肉林，他也「淫於酒，婦人」；紂王「戳涉者脛而觀其髓，剖孕婦而觀其化」，他也「剖傴者之背，斮朝涉之脛」；紂王殺諫臣，他也「群臣諫者，輒射殺之」；紂王「作梏數千，梏諸侯之不附己者」，他做不到，就「鑄諸侯之像」放在廁所裡，還「展其臂，彈其鼻」；《蘇秦傳》說：「秦以宋委於齊，曰：宋人無道，為木人以寫寡人，射其面。」他不僅做紂王做過的壞事，更遠的先祖武乙的「為革囊，盛血，仰而射之，名曰：射天」，他也「盛血以韋囊，懸而射之，命曰：射氏。」最後「齊湣王與魏楚伐宋」，殺了愚頑的宋王偃，三家把宋國瓜分了。

生活點滴

■朵　拉

下午的蛋撻

■瑪加烈蛋撻。　網上圖片

在澳門走來走去的感覺真好。

4月初是春末，氣候舒爽涼快，在14和18度之間徐徐踱步。沿途皆是青翠碧綠的大樹和繽紛絢艷的花兒，陽光明麗清亮卻不炙人，走起路來便有了一種優遊的心思，步履緩慢而從容地，閒散地品味街道兩邊的景物。

稍帶斜度的上下坡街巷，兩旁的房子，幾乎每一層樓皆有陽台，擺着盆花，並在花盆裡插上色彩亮麗的風車，當風掠過，艷美的顏色便開始旋轉出七彩耀眼的圈圈，沒有音樂聲，卻帶着繁花似錦的豐絢，那輕快自在的旋律，讓遙望的過路人為之心醉神馳。

腳步和心情是近年來少有的悠然閒蕩，穿梭過一條街，又一條街，街道都很短，一下子便來到一個街角，一個轉折便帶給遊客一個驚喜。沒有步履匆匆的行人，唯有賞心悅目的古樸老建築，滄桑意味的百年老樹，溫暖柔美的米黃色老教堂，還有不殘不破但看着卻感覺年深歲久的老店，尤其特多老字號的糕餅店。

澳門人原來那麼喜歡吃糕餅，這是此回遊澳門的新發現之一。先是杏仁酥，還有花生糖餅、花生芝麻餅、蛋卷、核桃酥、光酥餅、蛋餅等等，其中最著名的叫瑪加烈蛋撻。

在直街橫巷踅來轉去，一直找不到瑪加烈蛋撻。兩個女兒非常堅持，其他品牌的一個也不入口。說是吃一餐少一餐，非得精挑細選不可。真是服了她們的專心一意。幸好，澳門博物館館長陳迎憲第二天中午陪我們吃過葡國餐後，問菲爾和魚簡還想嘗什麼，她們無需商量，即刻異口同聲「瑪加烈蛋撻」。迎憲館長笑容可掬地說那容易，馬上領着我們從新馬路有個噴水池的議事亭前地繼續往前走，穿梭在如織的旅遊人潮中，踅進一條小小的巷弄，一股焦糖的香氣在空氣中浮遊。

小小的店，小小的桌子，小小的椅子，多多的人。

小桌小椅皆滿座，看衣着，大多是旅行者，在不知是否刻意布置成過時的舊樣式的小店外，有站有坐，人人都在吃着同樣的烤得略黑、焦糖香味的葡式蛋撻，配上黑色的原味或加了奶的咖啡。

澳門旅遊局擁有一項本領，宣傳深入得使進入澳門而沒吃這些甜點的遊客，生出一種悵然若失，甚至衍伸至，沒有去尋吃這些當地著名的甜點糕餅，表示你不曾來過澳門。

排了長隊才買到的香噴噴熱騰騰的蛋撻和咖啡，是迎憲館長的功勞。他雙手捧來兩盒蛋撻時，獲得全部人的掌聲和微笑。大家開心又得意，吵着要先拍照才准開動。心滿意足地細細品嘗，捨不得入口，吃得極慢。

甜香彌漫的味道中，迎憲館長給我們說了蛋撻的故事。

安德魯和瑪加烈結婚後，一起經營甜點生意。香甜的點心大受歡迎，兩個人卻沒有甜蜜的結局。夫婦感情逐漸破裂，離婚以後，安德魯繼續經營他的餅店，同時也賣蛋撻，瑪加烈獨沽一味，只做蛋撻，沒想到越做越紅火，名氣比安德魯還大。

最後是安德魯先去世了，麵包店由別人繼續營業；瑪加烈的蛋撻卻紅得人人每到澳門，都得前來一嘗。

排着長龍的人耐心地等待，吃過蛋撻的人站起來走開，熱鬧的小店似乎永不打烊。

把最後一口蛋撻吃完，啜一口加奶而不加糖的咖啡，唇邊竟然有點苦味。

有一點點的措手不及，然而，憂傷的傳說總愛隱藏在甜蜜味道的背後。瑪加烈肯定清楚短促的美麗帶來的辛酸是怎麼一回事。每天出產無數個甜香的蛋撻，聞着浮泛在空氣中的甜美味道，她會不會偶爾恍惚惆悵地想起往昔舊時的濃情蜜意？

路過到來歇腳的遊客，蓄意趕來滿足渴望的旅人，是否曾經想過，也許瑪加烈用自己的方式來懷念她的過去？

激流的時光讓悲歡的歲月總會成為過去，然而，擱淺在心裡的門檻上那舊時的繾綣纏綿，有沒有那麼容易跨越得過去呢？

過去，或者過不去，光陰都不能再回頭。

許多感情無法沖淡，許多事情無法抗拒，殘缺不滿的生命真實讓人每天下午都想來一個蛋撻。

從澳門回來，每天下午都想念蛋撻， 事實上，更想的是讓生命加多一點美好的幻想。